

# 武都时间

□ 庞洁

## 张坝古村的沉默

我们总以为时间是一条河流，不舍昼夜，奔向同一个方向。可在张坝，时间却像一棵树，分出了许多枝杈——有些向上生长，有些向下垂落，还有些，在某个节点戛然而止，成为一截枯枝，却依然嵌在树干里，不肯脱落。

张坝在琵琶镇，从武都城区往东南，山路盘旋，约莫一个多小时车程。我们到时，正是午后，阳光斜斜地照在那些穿斗式木结构的梁架上，投下深浅不一的影子。村口有一棵老槐树，据说和村子一样老——六百多年。六百多年是什么概念？是明朝的移民从湖北麻城、孝感一路跋涉，在这峡谷里停下脚步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。他们开垦荒地，修筑屋舍，繁衍后代，一代一代，把这里从一片荒坡变成了一座有模有样的村落。

时间在这里留下了它的签名，但不是用文字，是用木头和石头。

村子建在大团鱼河东岸的二级台地上，依山傍水，负阴抱阳。古人择居，讲究的是这个。可讲究归讲究，日子终究是苦的。那些穿斗式木结构的房屋，墙体用当地的粘土夯筑，掺了石灰、河沙、瓦砾，还有干草。我伸手摸了摸那些墙，粗糙，硌手，像是摸到了时间的皮肤。粗粲，带着体温又早已冷却。每一道裂纹都是一段日子，每一处凹陷都是一个故事。它们不说话，但它们记得。

2008年，汶川地震波及这里，很多房屋濒临倒塌。重建时，政府另选新址，整村搬迁，古村落得以完整保留。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决定——他们没有拆掉老房子，而是让它们继续站在那里，像一个不肯离去的老人，固执地守着这片土地的记忆。后来，按照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，请当地的老木匠老石匠，用当地的石材木料，对濒临倒塌的旧屋舍进行修缮。

修旧如旧，这四个字有意思，它是要努力留住时间的痕迹。那些被虫蛀过的梁柱，被风雨剥蚀的窗棂，被无数双脚踏出凹槽的石阶，都被小心翼翼地保留下来。修的人知道，这些东西才是古村的魂。令人动容的也不是建筑本身，是建筑上附着的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——汗水的咸，泪水的涩，笑声的脆，叹息的沉。

我们走进一座宅院，典型的“一正两厢”合院式建筑。正房三间，处于院落的最深处，明厅是会客和祭祀的地方，两侧是卧室和厨房。正房前两侧是二层厢房，一层养禽畜，二层贮藏粮食和杂物。地基用当地的石块和卵石堆叠，墙体是土筑的，屋顶是双坡悬山顶，合瓦屋面，“透光不漏雨”。隔墙是竹篾夹土的编芭墙——承重和围护结构分开，即便墙体坍塌，屋架依然能挺立。这种建筑智慧是一代又一代人在与山水、风雨、时间的相处中，慢慢摸索出来的。

讲解员说，这里已建为“陇南传统民居博物馆”。我沉思，博物馆是好的，但博物馆是把活物变成标本。张坝最动人的，不是它作为“展品”的价值，而是它作为“居所”的记忆——那些灶台上的烟熏痕迹，那些门槛上被踩出的

凹槽，那些窗棂上残存的雕花，都在说着一句话：这里曾经有人住过。他们在这里出生，在这里死去，在这里哭，在这里笑，在这里把一辈子的光阴，一寸一寸地嵌进木头和石头里。

离开时，我又看了一眼那棵老槐树，它一直屹立在那里，静看岁月变迁，可我知道，它比所有人活得更久，它经历了太多，记得太多，只是无言。它的沉默，是时间的沉默。

## 大院的修辞

五马镇的马坝村，有一座郭家大院。从外面看，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四合院。走进来，才发觉它的不同。这座大院面南背北，占地约两亩，大小房屋估算有40余间，现存24间。除堂屋和内院正门过道为通顶一层外，其他房屋都是上下两层。正房五间，东西厢房各两间，南厢房五间。标准的四合院布局，全框架土木石结构的二层楼瓦房。

郭家大院的建筑年代，已不可考。但它的建造工艺，却让每一个见到它的人都叹为观止。石雕、木雕、彩绘，“三合一”的建筑装饰，堪称一座民间艺术博物馆。那些木雕，有花鸟，有人物，有故事，刀法细腻，线条流畅，虽是民间工匠的手艺，却不输官式建筑的精致。那些彩绘，虽经风雨剥蚀，颜色已经黯淡，但依稀可辨当年的绚丽。那些石雕，那些门墩、柱础、台阶，处处可见匠心。

它的建造工艺，也是远超一般民居的水平。站在院子里，我忽然觉得，这座大院本身就是一件修辞。木雕上的花鸟鱼虫是它的比喻，石雕上的故事传说是它的对仗，彩绘处斑驳陆离的颜色是它的隐喻……它让那些空着的房间、长草的台阶、不再冒烟的烟囱，替它沉默。

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：这座大院的建造者，是什么人？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。只知道这里后来住过“郭”“王”“郝”三姓人家，都是几代后辈分家，招上门女婿不改姓而造成的。这里只是一座民居，可它的建造工艺，却远超一般民居水平。这让我想起史学研究中常说的一个观点：文明之所以能长久延续，最重要的是其深层结构的稳定性。郭家大院就是这样——它不宏大，不壮丽，但它在自己的尺度内，做到了极致。它的美，不是用来炫耀的，而是用来生活的。

郭家大院还住着人。几户人家，在这里过着平常的日子。院子里晾着衣服，墙角堆着柴火，鸡在院子里啄食。那些精美的木雕，就在这些日常生活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安静。它们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，不需要玻璃罩，不需要警戒线，它们只是房子的一部分，和那些土墙、木梁、瓦片一样，承担着遮风挡雨的职责。再精美的建筑，再繁复的雕刻，也不过是人的居所。人住在里面，它就是活的；人走了，它就是空的。建筑的生命，在人的记忆里。

## 一枚芽头

裕河镇的唐坝村，藏在深山里。

从五马镇继续往南，山路越来越窄，越来越陡。转过一个弯，忽然看见山坡上层层叠叠的茶园。正是清明前夕，采茶的时节。茶农们腰间挂着竹编的篓子，在茶树间穿行，手指翻飞，只取枝头顶端那枚嫩绿的独芽。

“清明前我们就只摘这一个芽头，专门做龙井茶，炒干之后市场价能卖到1000元以上。”一位茶农一边采摘一边说。清明过后就采一芽一叶，做手工毛尖，好的干茶也能卖500元上下，“啥时节啥茶，讲究可不少”。

唐坝村的茶园，多在陡峭的山坡上。以前农资运输全靠人背马驮，茶农辛苦，运输成本还高。后来，镇上在山间架起了二十多公里山地轨道车，机械化运输让效率提升数倍。针对明前茶采摘期短、产出集中易滞销的问题，当地还推出“茶园定制+茶厂收购”双模式，定制茶园早早被客户预定，散户鲜叶也能现场卖、当场结。

村口的茶厂，鲜叶收购点前早已排起长队。茶农们提着竹篓依次过秤、结算，清脆的过秤声、爽朗的交谈声交织在一起。茶厂老板是福建人，却说着一口地道的陇南话。“我喝过很多茶，裕河的茶品质是真的好。”他说。

我端起一杯刚泡好的明前茶，看着那些嫩绿的芽尖在杯中舒展，茶汤清澈，香气清幽。杯中是一个春天，是茶农们一个芽头一个芽头采摘下来的春天，是这片土地在漫长的冬季之后，第一次吐露的生机。

我曾写过一句诗，“活着最大的困境是没有困境”。可站在茶山上，看着那些弯腰采茶的人，我意识到，活着最大的困境，也许不是没有困境，而是有了困境，却还要继续活下去。就像这些茶树，长在陡峭的山坡上，土壤贫瘠，气候多变，可它们还是每年春天准时吐芽，把自己最好的部分，交给那些采茶的人。这是一种怎样的信任？或者说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本能？

## 被一只猴子注视

裕河镇的白沙沟，是国家级金丝猴自然保护区。我们去的时候，正是午后，金丝猴们刚刚睡醒，在树上打闹嬉戏。

这里生活着五个金丝猴家族——“美猴王”家族、“红毛子”家族、“拐子”家族、“宝宝”家族、“强仔”家族。每一家都有自己的故事。“红毛子”因毛色偏红而得名，是猴群中数量最少、势力最弱的家族。但在红毛子的管理下，家族内长幼有序、尊卑有别。前不久，红毛子家族的一只幼猴不幸死去，成员相互依偎在猴妈妈身边，整个家族都非常悲痛。猴妈妈没有把幼猴抛弃在野外，而是不离不弃，依旧抱着死去的幼猴在树间攀爬，还不时抚摸它，为它理毛。红毛子也是寸步不离地陪伴着妻子，时不时给它拥抱，为它理毛。

“拐子”的一侧下肢是因幼时调皮从石崖上摔下来造成的，瘸拐非但没有让它夭折，反而使其练就了一身打架的好本事。别的公猴需要去打架抢老婆，而坚强的“拐子”则只需要在猴群周边转转，便会有小母猴跟它组建家庭。

“宝宝”出生的那一年，家族内只出生了它一只幼崽，几只母猴轮番照料，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成年后被家长赶出家族，没有了宠爱，连日常的温饱都困难。好在宝宝痛定思痛，在外游荡打拼了两三年，逐渐变强，才组建了新的家族。

我站在围栏外，一只老猴蹲在对面不远处的石头上，看着我。

它的目光不急不缓，不躲不闪。不是动物园里那种被看惯了漠然，也不是野外动物对人类的警惕。那目光里有种我熟悉又无法命名的东西。不是审视，不是好奇，更像是一种打量或不加评判的注视——它也在看我，就像我看它一样。它在想什么？它在判断什么？我不得而知。但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自己也被看见了。不是被一个“物种”看见，是被一个“他者”看见。它看我的方式，和我看它的方式，也许并无不同。

饲养员小杜说，他刚来的时候，金丝猴们都不理他，他在它们眼里，和一棵树、一块石头没什么区别。后来，他天天在固定的时间、固定的地点投喂，慢慢地，猴子们开始认识他了。再后来，有一只母猴生了小猴，带着小猴到他跟前，让他看。他说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不是饲养员，而是这个家族的一员。

“它们有它们的规矩，有它们的感情，有它们的悲伤。你在这里待久了，就会知道。”

小杜的话让我想了很久。我们常说“万物有灵”，可这话多半只是说说而已。真的站在一只金丝猴面前，被它安静地注视过，你才会知道“有灵”是什么意思。它不是你的宠物，不是你的研究对象。它是它自己。它有它的生活，它的爱恨，它的家族，它的记忆。它不需要你，它只是和你共享这片山林。观猴也是观己。

## 大地在春天必须做的事

角弓镇的万亩油菜花海，在三月末四月初，是最盛的时候。

站在高处往下看，梯田层层叠叠，金色的花海翻涌如浪。远处是白龙江，江水碧绿，在花海中蜿蜒穿过。再远处是青山，山尖还有未化的积雪。这是一幅画，一幅不需要任何修饰的画。

可我知道，这片花海不是为谁准备的。它不为游客，不为镜头，不为那些在花间摆出各种姿势的人。它只是自己开了。开在陡峭的山坡上，开在贫瘠的黄土里，开在白龙江日夜不息的流淌声中。油菜花的花期很短，只有二十来天。它开得那么用力，那么不管不顾，仿佛要把攒了一整个冬天的力气，全部在这二十天里用完。我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。可站在花海里，看着那些笑脸，听着那些歌声，我感受到热腾腾的“活着”，热闹与孤独，也许从来不是反义词。一个人可以在人群中感到彻骨的孤独，也可以在万亩花海中，被一种庞大的、无需回应的喧嚣，稳稳地托住。它允许我站在热闹的中心，做一个安静的人。

今年的“油菜花节”文旅活动，就在这里举行。十二个方阵以十二月花神命名，坪坝藏族乡的小伙伴们穿着节日盛装，在花海中载歌载舞。有在花海旁摆小吃摊的村民大姐，卖米皮、面皮，她说每天能卖两三百碗。二十来天的花季，她预计能卖两万多。

白龙江对岸，是坪坝藏族乡。花海的热闹还在继续，我想起曾在那里看到的傩面舞。风和寺前的空地上，戴着面具的舞者在锣鼓声中旋转跳跃。那些面具用布粘连而成，涂着红、紫、黑、白、黄，形象极度夸张——有的面目狰狞，有的和善可亲。面具下面是村里的男人，白天在地里干活，晚上回家吃饭，只有在某个特定的日子里，才会戴上那些面具，成为另一个人。

傩面舞每年只演两次：正月十四和十月二十六。一次祈愿风调雨顺，一次报喜丰收。这套仪式已经延续了多少年，没有人说得清。老人们只知道，从他们的爷爷的爷爷开始，就是这样跳的。

我忽然觉得，油菜花和傩面之间，有一种隐秘的联系。

油菜花，是大地在春天必须做的事情。它不问为什么，不计较有没有人看，不计算成本和收益。它只是开。傩面舞也是一样——那些戴着面具的人，也许并不完全理解自己在做什么，但他们知道，这件事必须做。做了，心里才踏实；做了，这一年才算完整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活着的一种方式。在那些无法掌控的事物面前——天气、收成、疾病、死亡——人总要做什么，才能让自己相信，日子还可以继续过去。

油菜花和傩面，都是武都人在春天里“做点什么”的方式。一个是大地本能，一个是人的本能。它们都在讲述同一件事：

活着，就要开花；活着，就要跳舞。

花海的那一边，歌舞还在继续。我蹲下来，凑近一朵油菜花。四片花瓣，薄薄的，嫩黄的，中心藏着更深的黄。花蕊上沾着细密的花粉，一只蜜蜂正埋头其中，腿上的花粉篮已经鼓鼓囊囊。我不理它，我也不打扰它。我们各忙各的——它采我的蜜，我想我的心事。在这片花海里，人和蜜蜂、人和傩面上的神灵、人和这片土地之间，也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遥远。

一阵风过，花海起伏，像金色的波浪从山脚涌向山腰，又从山腰退回来。那声音很轻，沙沙的，像无数细小的声音汇在一起。我闭上眼睛，听那声音，那不是花的声音，是风的声音，是大地在春天翻身时的声音，是傩面上那些看不见的神灵在低语。油菜花只是这个声音的放大器，把大地的呼吸，放大了几万倍，让每一个站在这里的人都能听见。

## 风从武都来

离开武都的那天，下了一场雨。是清明前后特有的细雨，密密的，软软的，落在脸上像谁的手轻轻拂过。白龙江的水涨了，浑浊了，急急地往下游赶。山间的雾升起来，把那些梯田、茶园、村寨都罩在里面，若隐若现。来时清晰的一切，此刻都模糊了。

车在盘山路上缓缓爬升。窗外，油菜花的金黄渐渐被雾气吞没，只留下大片大片的、潮湿的绿。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，发出单调的、催眠般的声响。我靠在座椅上，闭上眼，那些刚刚见过的人、走过的地方，开始在脑海里回放。

张坝古村邂逅的老人，花白的头发，瘦削的脸，说起村子历史时眼里有光；

郭家大院里晒花椒的大姐，五十来岁，手脚麻利，一边翻花树一边和我们聊天。她说她嫁到这里三十年了，三个孩子在城里安了家，让她去城里住，她不去。她指着院子里那些精美的木雕说：“这些东西，我天天看，看了一辈子，也没看够”……

车过秦岭隧道群，一个接一个，明暗交替。隧道里的灯光昏黄，把车厢照得像一个移动的暗房。武都的面孔，也许终会像这些隧道一样，一个接一个，在我记忆里暗下去，淡下去，最后消失。不是忘记，是像古村的墙壁一样，被时间一寸一寸地风化。于是我开始在脑海里给他们写诗——给那个守候古村的老人，给那个晒花椒的大姐，给那个与金丝猴为伴的饲养员，给所有在武都这片土地上活着的人。

诗写在心里，不给人看。只是写。

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被记住，是因为我需要记住。需要记住这个世界除了我熟悉的一切，还有另一种活法——更缓慢，更安静，更贴近土地，也更贴近时间本身。那种活法不追问意义，不焦虑未来，只是把眼前的每一天过好，把地种好，把茶采好，把花椒晒好，把孩子养大然后，老去，死去，被葬在村后的山坡上，看着下一代人，继续同样的日子。

这无关诗意，这是活着的本能。正是这种本能，让人类在废墟上一次次重建家园，让文明在断裂处一次次重新生长。

雨停了。车窗外，天边露出一角蓝天，阳光从云缝里漏下来，在远处的山脊上画出一道金边。秦岭的春天，来得比武都晚一些。山坡上的树才刚冒出嫩芽，远远看去，像一层薄薄的绿雾。

风从武都一路跟来，翻过山，越过河，在车窗外轻轻叩着玻璃。再过一会儿，我就要到站了，它大概会停在这里，或者转身回去。多年后，在某个相似的雨天，我依然会想起武都的春天，想起那些站在春天里认真活着的人，他们沉默，却用力；他们不声不响，却在自己站立的地方，开出了花。

庞洁，诗人、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员。著有诗集《从某一个词语开始》《诗而鹿》《本质》，随笔集《孤意与深情：〈诗经〉初见》等，作品见于《当代》《作家》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青年文学》《文艺报》等重点报刊，有诗作被翻译为英文发表。入选陕西省“百优作家”，曾获柳青文学奖、百花文学奖、陕西青年五四奖章等。

# 竹实

第 2037 期



张坝古村